

李碩果與魯迅及其他

■ 李遠榮

魯迅一則日記寫道「一月八日 曇。下午往鼓浪嶼民鐘報館晤李碩果、陳昌標及他社員三四人，少頃語堂、矛塵、顧頡剛、陳萬里俱至，同至洞天夜飯。夜大風，乘舟歸。雨。」（見《魯迅全集》日記第十四卷六三八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）。又《魯迅全集》日記第十五卷四二六頁寫道：「李碩果福建南安人。廈門民鐘日報經理。」

李碩果是先父的摯友，又是內子的外祖父，因而我們兩代人有幾十年的交情，他告訴我魯迅這則日記的始末是這樣的——

廈門大學學生得知魯迅辭職與學校腐敗有關，很快掀起改革學校的運動。校方一面假意挽留魯迅，一面推卸責任，說魯迅離開廈門大學是因為胡適派與魯迅派相互排斥。《民鐘報》據此發表通訊，魯迅因約林語堂等同往該報拜會李碩果，並澄清事實。

林語堂和李碩果比較熟，因為林語堂的兄長林和清是《民鐘報》副刊編輯，故常有來往。

當時林語堂一身西服打扮，穿黑皮鞋，抽美國駱駝牌香煙。而魯迅則穿灰色長衫、布鞋，手捲紙煙。一中一西，相映成趣。

交談時，魯迅用江浙口音的國語發言，林語堂翻譯成閩語解釋給李碩果聽。

講到興起時，魯迅站了起來，直斥軍閥李厚基查封《民鐘報》是一種妨礙新聞自由的罪行。最後魯迅建議他在廈門大學指導學生創辦的《鼓浪》周刊，即附於《民鐘報》刊出，李碩果表示同意。

談話後，李碩果在鼓浪嶼洞天酒樓設宴招待在座各位，包括魯迅、林語堂兄弟、陳昌標、矛塵、顧頡剛、陳萬里共十二人。席上開了兩支福建五加

皮酒，點幾道福建風味的菜，計有：五香雞卷，蚵仔煎，醋肉，紅燒魚唇，真珠開貝，八寶鴛鴦蟹，白炒香螺，炒麵線，封豬腳，韭菜盒；最後一道甜品是土豆仁湯。

魯迅邊吃邊讚好味道，眾人皆盡醉而歸。

時夜大風雨，李碩果送魯迅至鼓浪嶼碼頭，魯迅一行乘船返廈門大學。

魯迅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在致章廷謙信中寫道：「矛塵兄：……我想，你轉載就轉載，不必問的，如廈門的《民鐘報》即其例也。」（《魯迅全集》書信第十一卷五四三頁）。

這裡所指的是廈門大學的《鼓浪》周刊，即附於《民鐘報》刊出之事。

李碩果又是八閩一位傳奇人物。下面且談談他的身世和《民鐘報》的歷史。

李碩果原名李引隨，後來才改名為李碩果，福建南安縣芙蓉鄉人，出生於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。

父李國菁，家甚貧，以肩挑販為生。李碩果八歲為堂伯母養，年終得酬勞一大圓，歸以奉母為樂自九歲入鄉塾讀書後，至十五歲，每於暇時賣糖果及花生或挑蔥賣菜，有所得添家用。十六歲至二十五歲從糖果店做學徒至自己經營小生意，尚算順利。

二十五歲那年，農曆七月間，離鄉背井，乘船到泰國謀生，在商界十分活躍，並參加孫中山先生組織的中國同盟會仰光支部，到山芭各埠宣傳革命，勸人剪髮。後來被委任同盟會敏建分會會長，有一次因參加遊行，被兇徒襲擊，七孔流血，昏迷不省人事，幾乎喪命，抬去醫院急救，數月始

痊癒。

以後輾轉到新加坡，由友人介紹前往蔴坡巴力爪亞一市鎮，參加開墾橡膠園的種植工作。

其時廈門《民鐘報》招股份，在新加坡的梁冰紘、陳允洛、李碩果三人，決定返廈門接管《民鐘報》。

《民鐘報》最初由旅菲華僑林翰仙在菲募款二千元，到廈門籌辦，邀閩南許卓然等合作。當時倒袁世凱之役才結束，閩省諸革命黨人紛集廈門，所有同志均列名為發起人，今尚在世者，有台灣戴愧生、新加坡陳允洛。

《民鐘報》因評擊時政，兩度遭查封，後又再復刊，人事數度變遷，其中較強的班子如下：經理－李碩果；總編輯－梁冰紘；副刊編輯－魯彥、林和清；外勤記者主任－李鐵民。

副刊編輯魯彥是浙江鎮海人，原名王衡，小說家。魯迅稱他為「鄉土文學」作家，說他「對專制不平，但又向自由冷笑。作者往往化為冷話，失掉了人間的詼諧。」（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小說二集·導言》）

副刊編輯林和清是林語堂之兄。

外勤記者主任李鐵民，是一位才智突出的人物。《民鐘報》頭條新聞常比他報精采，這都是李鐵民展其才智的結果。當時每有黨政軍要人到廈門，各報記者必結伴同行，大人物作的報告，各記者必隻字不漏地記載，這時李鐵民只寫個綱要，俟要人講畢，各記者複閱其記錄時，他才若無其事，與要人閒聊，乘機發問，回來後把記錄整理發表。結果第二天頭條新聞，各大報盡相同，惟《民鐘報》與眾不同，銷路乃急激上升。各報記者深表不滿，還以為大人物偏心，另外提供材料，其實這是李鐵民的機智所獲。

這裡有一則趣事須提一下：報社雜工李於冷，有一天在編輯室掃地，不小弄亂了器物，被一位編輯斥責。李於冷不服氣地說：「你這少年家免極空（閩語意思是說你這年青人不要擺架子），孫中山先生對我都尊敬三分，何況你。」原來李於冷以前曾在馬來亞怡保市一公館當雜工，孫中山先生曾住在那間公館，李於冷每天早上泡咖啡送到孫中山臥室，孫中山總是很有禮貌地說聲謝謝。

《民鐘報》由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創刊，至一九三〇年九月八日停刊，歷時十四年，其間自動停刊二次，被標封兩次。它是不畏強權的。

李碩果曾為《民鐘報》招股，遠赴南洋，去了馬來亞之吉隆坡、檳城、太平、怡保、馬六甲，又去了仰光、蘇門答臘，最後到新加坡。新加坡僑領陳嘉庚、莊希泉、李光前、莊漢民、陳存瑤分別熱情接待他。

在新加坡招股辦法，由陳嘉庚邀怡和軒吾廬俱樂部人員開會。屬怡和軒者，陳嘉庚勸認，屬吾廬者由延謙招呼。合計招得數萬叻幣。

李碩果常常談及在新加坡見到陳嘉庚時的幾件趣事。

李碩果當時只有二十來歲，對陳嘉庚極為敬畏。因為招股事，他經常要從謙益公司進出，初時和陳嘉庚見面，陳談了如何建設集美學校，辦師範學校的宗旨，李碩果聽後，對這位傾資興學的僑領肅然起敬。兩人長談數小時，為怕太勞累，他起身告辭。

陳嘉庚見狀，用閩語問：「你尚要去做什麼？」李答：「沒做什麼？」

陳說：「沒做什麼，再坐。」

又坐了數小時，待他人來問話乃走。

又有一次，兩人談到十一時，見廚子來餐桌上擺碗筷，李知機告辭。

陳嘉庚忙問：「你吃飽沒有？」

李碩果十點便來，當然照實說沒吃。

陳嘉庚又說：「沒吃，就在這裡吃。以後夠頓（閩語是到吃飯時間的意思）只管來吃。明天七點來給我請，我只約文慶一人（林文慶是廈門大學校長）。」

身為僑領，全無架子，和藹可親，給李留下深刻印象。

李碩果生有一女一子，長女李秀貞旅居馬來西亞吉隆坡，小兒李成章在馬來西亞江沙，為南益分行經理，前年病逝。

李碩果於一九七九年逝世，享年九十六歲。

他雖已離開人世，但他不畏強暴，愛祖國，愛家鄉，值得我們懷念。^②

人與詩的浪漫邂逅

——《周瀚短詩選》的美學價值

■ 周思明

認識香港詩人周瀚博士是一個偶然的機緣。雖為邂逅，卻似乎並不陌生。我能感受到她對詩歌、對生活那份熾熱的感情。身為博士的她，卻喜歡寫詩，這讓我欽敬。透過周瀚的詩，我以為她是一個有自己獨立價值觀和創作觀的學者型詩人，這從她最近贈與我的《周瀚短詩選》（銀河出版社2018年4月初版）裏的詩作不難看出。讀《周瀚短詩選》，我能從中感受到一個學者詩人的家國情懷。這些年來，內地不少詩歌寫作者似乎喪失了把美與善寫得真實可信的能力，只看到生活的陰暗面，只書寫人的欲望和醜惡，而不能以理想的情懷、善美的眼光對待人、對待歷史，因而難有摯服讀者之心的精神力量。但周瀚不是這樣的詩歌寫作者。讀了她的詩集以後，更加證明了我的看法。我認為，這部詩集最能見出周瀚積極向上的寫作旨趣。正如詩集中第一首詩的題目，她的詩作是“春天裏的火車開往飛揚的青春”，這種情懷的抒寫，底色就是“理想”二字。事實上，在周瀚博士的筆下，那些過去和現在、歷史與現實、自然與社會、友情與親情等等的抒寫，都有人生的亮光在，都在以自己的內心的火熱和對人生、人性的信心來淨化和潤澤這個太多霧障的世界。這些明媚的碎片，被周瀚收集起來之後，化為了人生的希望和詩意的美好。

《周瀚短詩選》從題材到主題，從形式到表情，都是豐富而多元的，彰顯了詩人的美學思想功力和從生活到藝術的轉換能力。她張揚一種生命的蓬勃力量，謳歌身體與青春的旺盛生機：“等待生命的火車重新啟動/等待你剛強的身體/轟隆隆……轟隆隆……/穿過像龜殼般堅硬的時光之林/穿過沉睡的無名的村莊，像箭一般/沖向鳥語花香的伊甸園”（《春天裏的火車開往飛揚的青春》）。她也深情地矚目著一種

來自大地的生命野性與原生態的活力：“嗨，我多麼想躺在你的鬍鬚地/尋找南方刺人的溫柔/那密密麻麻的鬍根/是家鄉一望無垠的甘蔗林/鬍根上沾滿了青春的汗水/散發夏天泥土狂野的味道”（《鬍鬚地》）。她望向傳統，也關切現代，她的詩意目光從來就不是單向度的，而是二者兼而有之：“在人聲喧鬧的酒吧/你坐在毫不起眼的角落/默默地飲著酒/每當我望向你/你總是以關切的目光回望我/你披著鮮紅的肩坎/像一團熱情的火焰/燃燒我荒蕪的心田”（《萬聖節派對》）詩人的面容是平靜的，但詩人的內心從來就不曾平靜，而是席捲著一股又一股的愛的波瀾與情的纏綿：“我在風雨中苦苦等你，/雙手捧著神聖的愛契。/累累相思長滿了樹枝，/等你，躍馬榮歸故里！”（《夏天的別離》）

寫詩為什麼？如何為？這兩個問題，是每個計劃要將自己的生命抵押給詩歌寫作的人所必須要考慮的。在“為什麼”和“如何為”這兩個問題上，略薩的觀點值得汲取。說得理論一點，“為什麼”的問題，就是價值觀的問題。略薩坦承，他之所以要寫作，其實並不是起筆伊始即懷揣一個“宏大”理想，也沒有從“民族/國家”大計出發去寫作。他直言：自己的寫作動機，就是“經歷過的一些記憶，逐漸產生一個胚胎出來，然後經過很多費神的工夫。”就這麼簡單。複雜的結論往往是理論家、批評家們搞出來的，而且說得天花亂墜，神乎其神，大有懸壺濟世、經天緯地之概。但由於作家的宏闊視野和聯想能力，往往又能從自我延展至他人、公眾，從而使得自我的感歎上升到“公共闡釋”的境界。而“如何為”，乃是方法論的問題。對於寫作者來說，是創作方法、寫作方式問題。略薩希望和外界的人有所交流，不能是關在自己書房裏閉門造車。因此，對於方法論的選

擇，就要考慮到受眾的需要，就不能過於任性，更不能“立志要讓讀者讀不懂”。身為一名年輕的學者、詩人，周瀚做人率真誠實，不輕佻，不張狂。她是從自我與民族融合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學者型詩人，其詩歌中呈現出來的，決非廉價的溫情和虛漲的思潮，而是傳遞著沉雄有力的歷史迴響與美學情愫。也許她的詩歌還不夠大江東去、粗獷豪放，甚至有點溫文爾雅、不瘟不火，在詩歌本體藝術和思想深度上，尚存一定的提升空間。但不得不承認，她的詩歌寫作自有獨特的個性和風格：沉穩、文雅、安靜、耐品，可謂是當前詩壇不可或缺的聲音一種。她給我們的這個喧囂浮躁的時代留下了詩意與詩情，給人們以正面、積極的力量。

詩人周瀚的家國情懷，體現在她對自己所賴以棲居的香港以及盤桓在維多利亞港灣上空的《香港的雄鷹》的一往情深：“太平山巔，/雄鷹展翅飛翔，/他衝破陰霾，追逐朝陽。/他伴隨金融貿易通四海，/不理井底蛤蟆的躁狂。”周瀚不僅在她的詩集中展開宏大敘事，也時常展示出她作為一名學生對於老師的尊敬：“親愛的老師，/您遞給我們人生的鑰匙，/讓我們開啟知識之門。/朝霞飄飄，/鳥兒在藍天自由飛翔，/我們沉醉在知識的樂園。（《致親愛的母校》）對現代的老師如此，對古代的先師更是尊崇有加：“他站在河岸上，/看著浩浩蕩蕩的河水向東奔流/感慨地說：/“時間像河水流逝，不分白天黑夜。”（《孔子先生》）周瀚的詩，不僅具有一種歷史的穿越感，還有一種哲學的穿透力：“那一首古老的唐詩/穿越時代的荊棘/走進青年的夢境/化為瑩瑩子立的幽蘭/那一個飄泊的詩人/飛越距離的羈絆/闖入森林的心臟/變為桀驁不馴的野馬/那一段悲慟的感情/埋藏在透明的玻璃瓶/漂流到天國的仙湖/化為形影相隨的金魚”（《永恒》）詩人的想像力是豐富的，她能把外國的哲人與本土的生命加以聯姻，從而孕育出新的文學生命：“弗洛伊德把足球踢進了小芳的夢/她正在漫長的跑道散步/面對這個旋轉的怪物/不知道用手還是用腳迎接”（《弗洛伊德的足球》）

由於周瀚的這本詩集是選本，所以似乎可以說，書中每一首詩作都可讀，也都可感。此者，乃如鮮花之於山谷，四季盛開，播撒芬芳。各種敘事，各種抒情，各種感懷，各種感觸，都讓讀者如我讀之受到

感染，乃至欲罷不能。在這樣的態勢下，閱讀《周瀚短詩選》就不是簡單地只是讀幾首詩歌美文，而是透過它們重新進入一個有意義、有溫度、有情感、有理想的人文世界。《周瀚短詩選》所闡揚的人與詩的熔融關係，讓我想到了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經說過，“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機，生來就需要宣洩生長，發芽開花。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現，生機便遭窒塞殘損，好比一株發育不完全而呈病態的花草。文藝是情感思想的表現，也就是生機的發展。世間有許多對文藝不感興趣的人乾枯濁俗，生趣索然，其實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殘廢人，或是本來生機就不暢旺，或是有暢旺的生機因為窒塞而受摧殘。”所以，在我看來，《周瀚短詩選》的出發點和歸宿，就在於張揚美善，救贖靈魂。

讀《周瀚短詩選》，讓我們對“美文之於人的影響”這一命題，有了深刻的認知，進而讓我們對生命意義進行捫心自問。《周瀚短詩選》用中英文對照的文本形式呈現於讀者受眾面前，兩者乃是一種“互文”關係，這麼做，我以為更有利於向全民族、全人類傳播。從接受美學角度看，《周瀚短詩選》的詩與人的情感結合得相當緊密，詩人的情感波瀾和與詩作內容達成了較深刻的默契和統一。在選擇題材方面，詩人不蹭熱點，有感而發，不以當紅的現代、後現代等古怪陌生方法為崇拜，更重視表達的準確和通暢。之所以如此，就是希望讀者與作者更能產生一種心有靈犀、和諧共振的接受效果，讓大家真正讀懂詩人筆下的珠璣詩章。換言之，《周瀚短詩選》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品，是給讀者打開了另一扇窗子，讓讀者透過它，看到自己的內心，反思自我的人生，從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^④

（周思明：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，廣東省作協文學評論委員會委員，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。文學碩士。出版批評專著等三部，長篇紀實文學一部。在人民日報、光明日報、文藝報、文學報、中國文學批評、中國文藝評論、南方文壇等刊發評論800餘篇。獲中國文藝評論年度達人稱號、全國思想文化理論成果一等獎、第五屆中國曲藝理論評論文章獎、第五屆“相約北京全國文學藝術大賽”徵文一等獎等國家、省、市級獎多次。）

信仰激情是詩歌寫作的靈魂

■ 黃 萍

初冬的深圳，陽光依舊如春天般溫暖，給人一種生機萌動的感覺，充滿美妙的詩意。就在這樣溫馨的氳氳中，接到海天出版社編輯劉博士電話，請我為《拓荒》詩集作個序，作者是1983年轉業深圳的基建工程兵幹部。

也許是我出生在軍人家庭，對軍人有著一種特別崇尚的情感，儘管作序是個苦差事，需認真通讀其作品，很費時間心思，但我還是答應了。於是，以文會友。見面時，令我吃驚，作者原是一個大型企業高管，在與病魔抗爭中，完成了碩士學位和中高級專業技術職稱考評。

讀罷作者的自傳體詩和簡歷，更覺充滿傳奇色彩。他出生“以階級鬥爭為綱”的極左年代，一個“黑五類”家庭。因此，從小就被拋入社會生活的最低層，受盡歧視屈辱壓抑。打入另冊的他，背負著命運沉重的十字架、艱難地跋涉在人生的風雪線上。

1978年的秋天，“地主仔”這頂千斤重的帽子仍壓在郭鐵軍的頭上，但已有了春天的跡象（當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極左路線，廢除了反動的“血統論”），一年一度的徵兵時，首長們路過他所在的鄂北鄉村，突遭群狗攻擊，郭鐵軍見此一躍而上，赤手空拳打散了群狗，贏得了徵兵首長的關注，經攻關政審和村民（貧下中農）按手印簽字保證，再上報特別批准了他參軍。從戰士的磨練和培訓學習到提幹轉業深圳，人生的演變竟如此奇特奧妙。

詩裏充滿少年的愁緒憂傷，對未來的希望嚮

往，那是青春年華，現實和理想交織的多重情感的渲泄……如《從軍路》因制受壓度日難/打狗從軍換了天/不顧生死服兵役/軍令一聲提為幹/《母親》：富家金枝二九嫁/三十年裏受制壓/玉葉熬成常青樹/傲立百年頌晚霞/。

《扭曲的時代》：把荒涼讚成勝景/將饑餓頌為英明/榨取忠厚的血汗/搜括饑寒的貧民/以人民的血肉與天地作對/使勤勞更加貧窮/讓無知繁殖愚蠢/“童年的火柴盒”：……它會發出怒吼/它會點燃烈火/字裏行間，哀歎人間的不平不幸，多舛的命運。是無聲的抗爭，是靈魂的吶喊，是對反動“血統論”的抨擊，是對文革的控訴。

詩人在第四輯“寫給天堂的問候”中：對自己在部隊提上幹部，又接到投入深圳建設的軍令時，懷念他因壓抑而逝去的父親，“為此/我哭了/是非常的激動/又因特別地思念/爸爸/天堂那邊有這好的改革嗎/你是否得到了自由/是否找到了諾亞方舟/”。詩人對因為沒有房子病逝的舅舅，反復在夢中追問“舅舅/你有房子嗎/你住在哪裏……/‘我住在夢裏’/驚醒後/眼淚問/夢有家嗎/夢住在哪裏/……我想給夢建造房子/。”讀罷令人動容落淚。

這類生活抒情詩，是因為它有生活的沉澱積累，又給予“真情實感”，它之所以能打動我，是因為其中含有“苦難”的因數，同時孕育著“美感”。任何詩人都是因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於社會和歷史的土壤裏（別林斯基：《傑爾查文的作品》）當然，還需要他表達這些情感的時候，能達到“美”的境地。美，才是詩的本質。恩格斯講：苦

難要控訴，憤怒出詩人！

詩人對孕育過人間生命的元素，哺養過他的故鄉充滿了鄉戀與鄉怨的複雜情感和深沉的眷戀。如《村魂》/兵役南下躍龍門/三十年來城市人/衣食未改農民性/根纏夢繞鄉村魂/讀著這些看似直露又平實的詩句，使人仿佛聞到了故鄉泥土的芬芳。

作為兩萬基工兵揮師南下中的一員，詩人滿懷希望理想，深情地讚道：“開一條道路寬/升高樓拔地起/填大海出平原/幹荒山新城現/……我不是詩人/是拓荒者的好夥伴/……用鋼鐵繪圖畫/用石頭寫詩篇/拿熱血揮瀟灑/以汗水抒浪漫……”，鏗鏘有力地表達了前無古人，後有來者的拓荒情境。

詩人親歷和見證了深圳的崛起與輝煌。在改革開放，建設特區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下，《拓荒》集深入到拓天荒、地荒、人荒、危機荒、心荒、病荒、情荒以及精神。靈魂之荒，是一場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，意義深遠的全面的拓荒。讓人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和深圳的滄桑巨變。

人，是要有一點奮鬥精神的。作者和他的戰友們，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裏，脫下軍裝換上工裝，用扛過鋼槍的雙臂背負著推動歷史前進的犁鏵，一步一個腳印，一步一個起點，不負軍人使命，像“雲移怒翼三千里，氣齊剛風禦九秋”的大鵬；似“吃進去的草，擠出來的奶”的孺子牛一樣，在深圳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展翅翱翔，辛勤耕耘，收穫希望。

作者在長詩《拓荒人》激情澎湃：“兩萬官兵/向荒野宣戰/……夜伴風雨睡/床下變河川/日隨太陽起/拓荒背朝天/……”，“建雲樓/借烈日吸煙/挑夜戰/與冷月為伴/雨天是拓荒人的澡堂/晴空/風為我們擦汗/艱苦歲月和拓荒人的腳印/記下兩萬人的苦痛與尊嚴/。”

這就是歷史。這就是開拓者的心聲，譜寫出《春天的故事》，一曲氣勢恢宏的英雄交響曲。正如明代大詩人謝榛論好詩標準：“觀之明霞散綺，講之獨爾抽絲。誦之行雲流水，聽之金聲玉振。”

作者在《拓荒》一書中，善於選題，巧於佈局，平實中顯意境。以北上下，戰鬥的青春歲月為經線，以改革開放為歷史背景，艱苦創業為主

線，以親情友情戰友情、懷鄉憶昔為感悟，以神州錦繡山河、異域風情為載體，飽蘸心中的激情，勾勒出人生經歷的畫卷，謳歌人間的真善美，鞭撻假醜惡。

鐵軍的詩歌作品很少有小花小草的風情，小情小調的偽飾。追求骨子裏的文字品質：血脈裏的精神氣度，心靈深處的顫抖呼號，思想者的奇葩異果，滲透思想氣節的人間溫情、人生晴朗，是正氣歌。

詩的靈魂是愛與恨的旗幟，沒有生活的詩無根，沒有情感的詩無葉，缺乏理想的詩無花，缺少創造的詩無果。例如，作者曾榮獲全國企業歌曲作品金獎的“長房地產之歌。”…立足南疆/建設特區/為人民奉獻青春年華/我們經過風與火的洗禮/我們飽嘗創業的苦辣/。……萬丈高樓/直拖雲霄/為人民點亮燈火萬家/我們用鋼鐵描繪圖畫/我們用石頭譜寫詩篇/……熱愛祖國/熱愛長城/用雙手建設現代化/我們用汗水抒浪漫/我們拿熱血揮瀟灑/。這類抒情詩充滿陽剛之氣，讀起來盪氣迴腸，又不失婉約清麗，柔情似水。濃黑重彩的謳歌時代的主旋律，為特區的開拓者樹碑立傳。

作者出生書香門弟，其父是解放前的大學生，母親聰明賢慧，有獨具特色的繪畫技能，花鳥畫作，栩栩如生，非常出色。詩書傳家遠，忠厚濟世長。自然深受薰陶。苦難的童年，多舛的青年，風雨人生給予他對生活更多的思考和體驗。因此，所產生的詩歌的元素是真情的流露，是靈感的火花燃燒，而不是無病呻吟。例如《書有崛起的光》：/書有取之不盡的源/書有挖不完的礦/書是精神的港灣/書為我加油遠航/。《前面有靈魂帶路》/有時驚現此路在夢中走過/或許看見了海市蜃樓/有土地/也有天空/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吧/人生沒有假如/……將良知裝進心靈/進行與天地同步/。

其平淡中有真實，夢幻裏閃耀彩虹，耐人尋味，富有哲理，催人奮進。作者善於觀察生活，從社會變革和大自然中捕捉靈感，其五言、七言的古體詩詞頗有造詣和功力，韻律抑揚頓挫，意境深邃雋永，語言流麗。如《開放》/十年文革螃蟹包/封閉橫行一團糟/鄧公撕包見天日/大呼一聲開放了/。

《改革》/改革說易行非易/江海波瀾湍流激/風雲航道暗礁密/要智要勇要大氣/。

此外，作者的佛法、禪語詩詞，以小寓大，精練凝重，其意象波詭雲橘天上人間，題材名山勝水，日月星光，可見其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，唐詩宋詞的浸潤感染。如《心靈》/真心一念靈/無形不滅生/行深見性體/靈伴明心人/《歎》/風暴不終日/驟雨時有變/人求永長久/愚極神仙歎。/《因果》/不舍點滴終是貧/無私施捨而富人/忘我處處為人想/度你往往是眾生/。

常言道：“天有不測之風雲。”正當他風華正茂，大幹事業，在人生的舞臺上大顯身手之際，命運又一次殘酷地捉弄了他，無情的病魔向他襲來。然而，他沒有沮喪，沒有縮退，為不傷自尊，沒有公開自己的病情，沒有請病假，沒有找單位報銷醫藥費，以頑強的意志，面對疾病，以陽光的心態創造美好生活。作者在第五輯“改變傷病的氣色”中說：“再搏餘生君莫歎/病入癌時有人存”/。“我要像過冬的種子/在風雨泥濘中復活……/”。他想“創立審判惡瘤的法制/建造關押癌魔的監獄/”。這種對疾病的抗爭與殺氣，鬼神皆畏。難怪鐵軍說：寫詩是抗病的靈丹妙藥。

鐵軍在長達20多年與癌症抗爭中愈戰愈勇。曾“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/把九品公事包丟得老遠/踏著海/駕起雲朵/越荒野求索/”後獲得了多次職務晉升。完成了研究生碩士學位學業和通過了高級專業技術職稱考核。作者在經濟和身體極為不利的情況下“辭退了保險鑰匙/於逍遙中歷練/”，實現了自力更生，獨立創業的人生目標，並具有成就。

收穫了美麗的愛情，（“找到了夢中的玫瑰/共與天使燒起了人間煙火/”）建立了幸福美滿的家庭。他的妻子是一位清秀可人，智慧陽光的人民教師，溫柔能幹，賢妻良母型的高尚女性。是她在丈夫逆境中給了他戰勝困難的勇氣、信心、力量、溫暖美麗了他的人生。天真活潑可愛聰慧的女兒已是一所名校高二的學生。也許是詩人遺傳基因的影響。我看過他女兒的作品，很有文學潛力。在此為他一家祝福。鐵軍的人生，充滿了傳奇色彩，跌宕

人生，正如西方詩人海涅所言：“冬天從你這兒奪走的，春天還會還給你，這個世界依然那麼美麗……”

在當今社會轉型、拜金主義、浮躁攀比、物欲橫流的滾滾紅塵中，在少數人寫詩被看作是奢侈遊戲的時下，鐵軍沒有沉淪與悲觀自棄，而是毅然走進膠斯的伊甸園，以寫詩來自我關懷，讓靈魂詩意的棲息。30年如一日，持久以恆。鐵軍的詩作，涉及面很廣，從國內寫到國外，豪放開拓詩，山水旅遊詩，古靈新奇哲理詩，感歎生活抒情詩，有詩意，注重詩句押韻：無論是在驕陽如火的建築工地，還是跋涉在神州山河，或漫遊歐美異域途中，他總是“睜著兩隻尋夢的眼睛。一隻注視著人類，一隻注視著自然”（雨果語），不停地扣響心靈琴弦，一首首詩歌躍然紙上，是理想生活的牧歌，信仰生命的禮讚，特區崛起的頌揚，產生了文學的正能量。

如：《進取的豐碑》/這裏的一磚一瓦/何止是白銀金錢/這裏的一草一木/怎能用成本計算/有精神有期盼/有理想 有信心/是開拓者的夢想/是創業人的心願/。《改革的號聲》……哪裏能生存/那裏就是我們的市場/哪裏可開發/我們就去那裏拓荒/哪裏有發展/那裏就是我們的航向/。氣勢磅礴擲地有聲，如催征戰鼓。

詩言志，志抒情，將詩人的感情抒發出來，同大家共用。鐵軍正在詩藝探索之路上，向著更高的高度攀登著，心態年輕，我想他不會就此止步。鐵軍是個意志堅韌的人，正如大師莫言所說：“心中自有無量佛/一葦即可渡大江/莫道人生多愁苦/回首那是好時光”。

（黃萍：女，湖南人，中共黨員。1982年從新疆調幹深圳，歷任市政府秘書、主任科員、副處長、辦公室主任。

現為深圳市水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顧問，中國作協會員、中國詩歌學會、中國散文學會、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、廣東省、中外散文詩學會副秘書長、深圳市福田區作協副主席。著有《風景這邊獨好》、《山情海韻》、《鵬程萬里》、《特區晨曲》、《視窗星辰》、《荔枝園抒情》、《真情守望》等。）

【作品評論】

生命的音符 如歌的歲月

——讀劉百達先生《生命如歌》

■ 張高賢

椰林樹下的勞作場景、亞答屋裏的休養生息、明月夜下挑著擔子的小販傳來“炒粿條！”的吆喝聲，伴隨著竹板敲擊的清脆音韻……；“蕃批”、“新客”、“標會”、“客頭”、“水客”……這些華僑的日常用語；以及重複播映多年的13集黑白影片《火燒紅蓮寺》、西片《泰山》等等的華僑文化生活片斷，都一一被落筆在《生命如歌》的文本中。

時遷一甲子時光，百達兄絕不是單憑著自己驚人的記憶，才把華僑的小人物、小故事詳細地再現於文本中，而是因為這些故事和人物是早已深深地鑲嵌進他心坎裏，溶化入他血液中的一串串音符，這音符是血和淚，唱出了華僑生命的歎息和呻吟。華人到外國僑居，有史可查的始於漢朝。唐朝時期，華人移居國外逐漸增多，許多外國人稱海外華人為“唐人”，華僑回國也稱回“唐山”。華人大量移居東南亞始於明朝，鄭和下西洋開始了華人歷史上第一次海上遠征。而在歐美工業革命期間，有大量華人，被賣往北美洲、南美洲、大洋洲、南非和俄羅斯等國家當苦力，從事危險的開採金礦與鐵路工程等工作，俗稱為“賣豬仔”。清末太平天國平息前後，民間發生多次饑荒，上百萬的廣東和福建人為改變生活，皆興起赴國外謀生的行動。很多福建人、廣東人，選擇到東南亞。

翻閱近代史，由於戰亂和饑荒，一批又一批的鄉親被逼背井離鄉，忍受著拋妻離子，告別年老的父母的無奈和悲痛，投海漂洋。祈望一日衣錦還鄉，光宗耀祖。然而，這些鄉親到了僑居地，絕大多數以出賣體力求生，如劉百達的父親乃至諸多鄉親均是以“肥空”（清理糞便）為業。有的做小販，有的做散工，有的拉人力車。

這些華僑勤奮不懈，節衣縮食，將部分節餘通過“蕃批”（僑批、地下錢莊）匯回鄉下，孝敬父母、養育妻兒、扶持鄉親。有的勤勞致富，承傳中華文化，辦學堂，起經廟。

一代又一代的華僑在僑居地前仆後繼，為僑居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，也為自己創造了財富。經過幾代華僑的努力，不論在東南亞或歐美的華僑已在當地形成了一個社會實體。這個實體通過組織同鄉會、宗親會等社團，團結鄉親，承傳了中國的傳統文化，以孝悌教育子女，堅持以中國的傳統節日為喜慶。

2011年劉百達先生偕妻於攜帶子孫11人回到星加坡拜祭他的母親洪春蘭，探望他的胞妹紅玉。書中多處描繪出他對母親的敬愛和思念，陳述出他對妹妹的成長、婚姻乃至家庭的關心，深厚的親情溢於言表。這一感恩和關愛的表現和行為，正是一代代華僑從小就接受中國儒家傳統文化薰陶的結果。

華僑，身在異鄉，心系桑梓，情投祖國。辛亥革命、抗日戰爭乃至國共內戰時期，華僑不但捐鉅款，且熱血沸騰投身革命和救國，甚至獻出了生命。雖此，綜觀華僑幾百年來的歷史，華僑不論在祖國或僑居地的政治舞臺上，永遠是台下的聽眾、觀眾或扮演棋子的角色。於上世紀的50至70年代，由於極左思潮的推波助瀾，印尼、越南發生了大規模的排華、柬共對華人大規模的屠殺，華僑家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。

華僑大部份在僑居地落地生根，一代代的奮進，有的也成了富商和政要。星加坡的橡膠大王李光前及其哲嗣李成義、成智、成偉，星加坡的黃廷芳及其哲嗣黃志祥，馬來西亞的糖王郭鶴年，馬來

西亞賭王林梧桐都是富商巨賈。

華裔李光耀被譽為“星加坡國父”，而星加坡總理李顯龍、泰國前總理阿披實·威差奇瓦和英拉·西那瓦總理、菲律賓的阿基諾三世、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、前任澳大利亞吉拉德政府金融部長黃英賢、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、美國第24任聯邦勞工部長趙小蘭均是為數不多的華裔政要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一大批東南亞的華裔青少年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回國升學。1951年，劉百達先生時年15歲；1953年我時年12歲，均是那個年代的歸國僑生。當年在廣州石牌、廈門集美、北京等地均有華僑子女補習學校。

從上世紀的50年代開始至60年代初，也有一批華僑因各種原因舉家回國，亦有一大批的印尼和越南華僑因僑居國排華而落葉歸根。1953年我父親病逝馬來西亞，母親以不惑之年帶領著我們七兄妹回國。《生命如歌》中的劉阿何(何兄)及百達兄的錫逢細叔也是上世紀50年代回國落葉歸根的，回國後的華僑從宏觀而論，都有著類同的故事，有著抹不去的淚痕和莫名的傷痛。

歷史猶如一幅長長的畫卷，當它離我們越來越遠時，我們越能看清它的全貌。歸國華僑經歷過反右的衝擊、三面紅旗的“洗禮”、文化大革命的浩劫，其間不少人深受其害。大多數華僑、僑屬清楚地認識到、深深地感受到，在以階級鬥為綱的陰霾下，自身的政治定位。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，國家

政策允許僑生、僑眷、僑屬申請與海外親人團聚。我和百達兄皆於1974年6月來香港定居。“癡少漂洋歸，青春淫雨摧；中年闖香港，創業享餘暉”20個字，綜述了我們一甲子的簡歷。我和百達兄算是幸運的少數。然而，自上世紀70年代初從大陸來港的幾十萬歸僑和僑屬中，大部份和初到南洋的“新客”一樣，是出賣體力的“打工仔”。至今，大多數均是住在政府的廉租屋，有些年屆60餘歲的僑生朋友還在做搬運工、大廈看更，生命之歌如泣如訴，並不激越飛揚。

《生命如歌》中的小人物、小故事，教育和啟迪我，令我深深地感受到華僑的人格和尊嚴的價值是永恆的。這一信念，使我對華僑的生命和情感的知覺永遠不會停止。

《生命如歌》文風樸實，內容豐富，感情真摯，內涵深睿，情節細膩，融匯了鄉土方言及具有華僑特色的用語，描繪出華僑生活的特色。全書以華僑生命為音符，唱出了華僑如歌的歲月，在記載華僑史實的不多著作中，留下了珍貴的一頁。^①

(張高賢：現為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感恩基金會會長、香港文化促進協會名譽會長。

其個人專著《一代人》、《流月濤聲》及《揚波軒隨筆》，均為國家圖書館和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收藏，並獲頒發“捐贈證書”及“榮譽證書”。)

(上接第22頁)

深深眷戀以及對時代風雲的洞察，對文學至境的探索，堪稱為楷模。她以中西嫁接混血兒散文詩形體，抒發出中華古典詩賦的高雅情操，領風騷於文壇大雅。

正如著名老作家曾敏之評價她的散文詩：

“更值得欣賞的是詩人寫的散文詩並不沿襲西化的腔調，而是淬煉古典詩詞的晶瑩語言，以自己的功力，鑄成獨具特色的表現形式。但仍然體現了法國詩人波特賴爾讚美的散文詩‘足以適應靈魂的抒情、性的動盪、夢幻的波動和意識的驚跳’的境界。”如此以傳統詩文評語概

括，不妨用“義出於沉思，辭歸於瀚藻”視之。

廣大讀者寄望詩人：維港春潮卷新調，大鵬騰舞九天。

今春我們應邀前往福建石獅，參加《蔡麗雙杯“曼麗雙輝填詞大賽”》頒獎大會，參加了蔡麗雙捐贈的——蔡麗雙文學館、圖書館揭幕儀式，一樓那古色古香，層層疊疊的書架上，有序的陳列著她創作，出版的上百本詩文集，書法楹聯，篷壁生輝，成為這條古老街道上一道亮麗風景，情不自禁賦詩一首：“著作等身上百卷/詩文書法臻輝聯/文德雙馨傳八方/紫荊花紅耀文壇/。”^②

【作品評論】

溫泉潤詩壇，心絮育新花

——簡評蔡麗雙獲獎散文詩集《溫泉心絮》

■ 中國散文詩學會副會長 陳 浩

勤 追新境者，始是不凡人。多才多藝的詩家蔡麗雙在她創作近百部詩文、書法、楹聯歌曲集之際，又從北京傳來喜訊——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的“紀念中國散文詩90年大型評選活動”中，她的新作《溫泉心絮》被評為“中國當代優秀散文詩作品集”（香港僅一本）。

該書由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高洪波書記、青海省副省長吉狄馬加任顧問，張詩劍主編，向墨執行主編，宓月設計，香港妙韻出版社出版。書一上市就受到中外讀者好評如潮，讚美它是一本人與社會、人與自然的香港和諧的田園牧歌。

詩人以她高山流泉噴湧的才華，精驚八極心游萬仞，在靜夜深寂之時，思接千載，悄然動容視通萬里，吟誦之間吐納珠玉之聲，眉睫之間舒卷風雲之色。她觸摸“天地有情，大愛無私”、樂善好施的人間脈搏，從心泉中流淌出的淙淙絮語，似香江維港春天的浪花，一朵朵閃爍出智慧之光，反映出東方明珠香港五彩斑斕的風情，描寫人與自然環境社會生活的齊揚和諧多彩畫卷。

詩人以其多彩生花妙筆，寄情於山水自然，托物於風花雪月，抒情於社會人間。詩中有遊子懷念故園閩南的戀念鄉情，有以梅蘭竹菊的勁節虛心勵志的君子之德。以巨樹榕樹的龍伸挺拔蔥蘢，比擬香港的與時俱進日新月異。如《參天樹》：

你是一把綠色的巨傘，撐起春夏秋冬，與風交談，與雲作伴。

你以銅枝鐵幹，蘸著心靈的翠碧，書寫豪情壯志。

頭頂高貴的紫煙，輻射著你的魅力，預示著季

節的豐盈。

你壯實的莖，遞增着自由的年輪；腳下的根，忘不了故土。

即使風霜寒暑，縱有艱難苦厄，你都默默地抵禦，在磨難中挺拔着自己的心志。

我那一葉青春，早已附托在你的身上！

詩人運籌有神氣之靈，象徵比喻出“我”的青枝綠葉，襯托出參天大樹紫荊花的蒼鬱蔥蘢，挺拔香港的巨人風姿，迎來明天更美好！

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。

詩人在《大鵬》一詩中，抒發出愛祖國、頌香江的豪情壯志，追求人生奉獻社會的遠大理想《大鵬》：

就這樣沖天而起，直上九重雲霄，運去天涯海角；就這樣盤旋碧空藍天，逡巡幽谷深峽。大自然的風風雨雨將你美麗羽翼剝蝕得斑駁陸離。然而，你以驚人的魄力不時為自身交換出更加威武壯美的戎裝，向世人表明歷經滄桑變化後的艱辛和歡愉。

無論環境如何，你依然義無反顧地選擇奮飛，投身宏偉的蒼穹，遠闖天南地北。面對重重密佈的雲層霧障，面對多少慘澹的淒風苦雨，在那雷鳴閃電和寒流酷暑中，你俯瞰塵寰，遨遊碧天，昂首向前……

大鵬，你永不言倦地騰飛着，盤旋着，追逐着，你朝着心中的目標，默默地譜寫着瑰麗的神話，追求着生命的真諦！

蔡麗雙已形成她巾幗詩人秉賦，文筆大家情懷。詩人對祖國母親的（下接第21頁）

童趣 · 幽默 · 哲思

——孫重貴著作《香港寓言選》試析

■ 單汝鵬

摘要：孫重貴的《香港寓言選》，是香港文學史上第一部本土原創寓言個人選集。書中精選了81篇寓言。童趣、幽默、富有哲理是其三大特色。

寓言是以假想的故事來說明某種哲理，從而達到教育或諷刺之目的的一種文學作品。它是人類智慧的結晶。

在我國，寓言早已出現，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散文中，就有許多寓言，如《刻舟求劍》、《葉公好龍》、《守株待兔》等；在外國，最著名的有《伊索寓言》、《拉封丹寓言》、《克雷洛夫寓言》等。寓言的淵源和發展是一脈相承的。

可喜的是，當代出現了一位“香港寓言大王”孫重貴先生。由香港雅苑出版社隆重推出其著作《香港寓言選》，成為香港文學史上第一部本土原創寓言個人選集，孫重貴也被譽為“香港當代寓言創作第一人”，為此，2000年10月新書榮獲第十一屆冰心兒童圖書獎。冰心獎是國家級兒童文學獎，鼓勵作家為孩子們創作更多的精神食糧。出版此書的出版社亦首獲國家級出版獎項。

書中精選了81篇寓言，每篇大約為500字左右。其創作年代跨度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社會的世態萬象，起到醒世益人的作用。這是作者以獨特的文學視角對“中西合璧、華洋雜處、繁榮繁華而又光怪陸離的現代化國際都市超度濃縮、變幻、折射”，闡明瞭“寓言能反映香港，香港亦需要寓言”的道理。正如香港兒童文藝協會第二屆會長阿濃先生所評價的：

“在香港，長期不懈地運用寓言這種寓言形式，揭示某個使人警惕的危機或陷阱的，只有孫重貴先生

一人。他對這種形式的熱愛和鍥而不捨的精神，都使人敬佩。”

童趣是作品的首要特色。作者精心地從自己形形色色的寓言中，專門挑選出角色全部為動物的作品，並繪製了相關的插圖，使之更加精彩紛呈，能引起少年兒童讀者的濃厚興趣。因此，我認為，孫重貴先生的這部作品，是近年來兒童文學創作中的一項重要成果。他的寓言《狼和雄獅》等還被選為香港小學教材及參考讀物。此體裁入選在香港作家中僅有孫重貴一人。這則寓言通過三隻狼和一頭雄獅之間的故事，來揭示社會生活中騙子的醜惡行徑和齷齪心理，發人深省。

本書還有一個引人矚目之處，即81篇寓言的插圖系作者本人所繪。作者既是多產作家，也是多才多藝的畫家。他在這本寓言選集中，尋覓到繪畫創作的空間，書情畫意，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直觀性和可讀性，啟發了少年兒童讀者的藝術想像力，平添了盎然的趣味。孫重貴藝術視野廣泛，鐘事增華，妙筆生輝，在吸取前人藝術成果的基礎上，藝術想像又有新的開拓和提升。他以白描和漫畫式的筆觸，或勾勒、或素描、或誇張，突出個性化特徵，展示了作品的意境美，使飛禽走獸栩栩如生，躍然紙上，極具藝術的衝擊力，給人以鮮活明瞭之感。

幽默是作品的又一特色。幽默在寓言中的特徵表現，是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現實生活裏乖訛和不通情理之處，常常採用影射、諷喻、雙關等手法，

借此喻彼，借遠喻近，借古喻今，借小喻大，使複雜的事理通過淺顯的故事表達出來，多帶有勸喻和諷刺的意味，使人在笑聲中受到啟迪，獲得教益。

如《經商之道》中，那毫無廣告、商品意識的兔子，就由於不善於運用廣告效應而導致商品梨子的大量積壓；而鹿子卻獨具慧眼地利用猴子剝下的樹皮製成“每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”的招牌，有力地推動行銷，不到半天功夫，商品便銷售一空。現代市場競爭意識，洋溢於字裏行間，妙趣橫生，令人忍俊不禁。《神龍尋根》以一些動物籍自己與龍的某一處的相似點而大加發揮，紛紛向龍討好攀親。這是對那些攀龍附鳳者的辛辣嘲笑。

孫重貴的寓言立足香港，剖析香港，在傳統寓言中揉進現代色彩，流露出濃鬱的都市風味。他的寓言作品取材於香港社會，又不囿於香港社會，構思巧妙，是一幅幅簡潔明快的“世俗畫”。這種“港派寓言”風格和文學成就，是作者長期植根於歷史文化和都市生活深處的必然結果。

哲思是作品的第三個特色。文學是人學、是情學，也是悟學。悟學者，是作家勤於哲學思考，文筆明於哲理之意也。文學史昭示我們，文學作品只有寓於哲理性 and 典型性，才會有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，才會有一定的深度和藝術震撼力，才會有成為傳世之作的可能性。作為文學作品的寓言，其社會

功能可以通過藝術形象描寫，幫助人們免嘗失敗的苦果，從而趨吉避凶，爭取事業的成功。

我國著名的寓言作家葉君健先生著重指出：

“寓言的持久力比其他任何品種要強，在人的靈魂中所起的作用也能從童年時代一直延續到人生的結束。它的手法是浪漫主義的，而且還具有極為現實的實用價值。每一則寓言實際上是人生經驗某一方面的總結，但具有寓意深刻的教育意義”。這就是孫重貴先生迷戀寓言的原因。他持之以恆的運用這種藝術形式，善意地給人們敲響警鐘。

“吃一塹，長一智”，“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”，這是人生處世的至理名言。人生總會遇到挫折，但不要畏葸不前，而要吸取教訓，振作起來。如《炒魷魚》中，打工仔白貓應聘進一間生意清淡的餅店當夥計，它施展渾身解數，使餅店生意興隆。但等待它的不是升職和加薪，而是被黃狗經理炒了魷魚。因為不這樣，黃狗經理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在《移民捷徑》中，鯉魚跟風移民，卻糊裏糊塗地移到了酒樓的魚缸之中，成為待烹的美味。作品描寫惟妙惟肖，而無說教口吻，極富哲理性。由此可見，寓言被譽為文學園地裏“智慧的花朵”，是當之無愧的。②

（單汝鵬：三江大南京學中文系教授）

（上接第27頁）

在文學生活裏，詩是靈魂的獨唱。在技巧之上，在語言之上，作者的靈魂以赤裸的形式呈現在詩意中。讀夏智定的精品小詩，確實以強烈的新鮮感刺激了我的感官，激發層層疊疊的聯想與想像。從而喚醒我們沉睡的生命記憶，讓我們深入地瞭解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重重往事，更好地將歷史、現實與未來聯繫起來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因此，我理所當然要用心地來寫好本文。

我是一位已年長的文化工作者，故而也對《季節二題》中的《初冬》之吟唱特別敏感，沉思且反復品味：

很多日子在回憶中閃耀一重重哲理

很多人物在春夏秋之際把幸福找到
此時的北風寒冽得很悲壯很深沉
如交響樂章一段尾音：宏遠幽渺

有人將初冬喻為人生之桑榆晚景
卻忘了梅花枝上高貴無比的鬥香爭俏
哦，初冬是一重可以品量的透明時光
給你或給我很多快樂命題來推敲

面對我自己的人生時光，我越來越喜歡運用“很多快樂命題來推敲”種種“可以品量的透明時光”，享受當今盛世的美好生活，做點力所能及的奉獻。這是我讀了夏智定諸小詩後的一縷新見，也用以自勉。③